

人间

骨肉情深

徐绍磊

—

事后我才知道，那位母亲是不可以轻易搭讪的。

因为你的一次搭讪，便仿佛打开了水龙头，她的话就哗哗流淌，将你淹没。

那是神经内科ICU的门外，各色各样的人们，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三教九流，汇集到此，便有了同一个身份：病人家属。

里面的，在生死边缘历劫；外面的，同样也在历劫。那份煎熬焦虑疲惫，不亲身体验，便无从言说。

那位母亲在正对ICU大门的一排休息椅上安营扎寨，跟儿媳一起陪伴里面的儿子。没请护工，儿媳大多数时间在里面陪护，她就一个人呆坐在那里等待，椅上椅下，大包小包，旁边立着卷成席筒的薄睡垫，让人几乎忽略了她的存在。

到了饭点她便弄吃的，时常是泡面。医院的营养餐厅就在楼上，楼下也有可供就餐的餐厅，走廊边更是有各种快餐车限时供应。不太常见她外出买饭，她有一罐子黑褐色的酱菜，像是从老家带来的，总是吃不完的样子。

她吃完饭便换儿媳出来吃，也让儿媳躺一躺睡一觉。到了傍晚她就早早去旁边病房走廊寻个位置，放上铺盖。对这件事她很上心，因为去晚了，可供休息的位置就越来越靠近走廊中间的护士站了，甚至得越过护士站，到走廊另一头去。去得太早也不行，因为会影响病房护士交班。可能是一直关注着病房走廊里的情况，她每晚总能占到不错的位置。

一次吃饭，凑巧跟她共用那张大家轮流用的小桌子，随口跟她打了声招呼。素昧平生，同病相怜，打声招呼，聊上几句，也算是舒缓一下节奏，给紧绷的神经一个短暂的放松，在这里的人时常如此这般互相安慰几句。

然而，她却凑近来，用有些费解的方言，滔滔不绝地讲起儿子的病情。原来这已是她儿子“二进宫”，第一次发病就送进来过。

儿子是老大，能干，有担当，从落后偏僻的大西南老家走出来创业，吃了很多苦，凭着努力带着弟弟妹妹奔好日子，想不到刚还完贷款就病倒了。

你说我这老大背着贷款的那些年可好了，这贷款刚还完，人就得病了，还是个治不了的病。

第一次病就很吓人，这次又病了他也不告诉，只是跟他弟弟说大哥想你了。弟弟一听就觉得大哥有事，就赶紧来了。

你说还着贷款的时候那么忙那么累都没事，总算还完贷款却得了这么个病……

原来，她儿子第一次病情缓解后闲不住，去跑网约车，结果再次发病，病情危重，一度带上了呼吸机。儿媳一度想放弃，她不同意，儿子才40来岁，怎么能放弃？一定要救儿子！

这些信息，是从她数次含糊不清的倾诉和ICU里熟悉情况的护工嘴里拼凑出来的。

那次打招呼之后，她时常凑近跟我倾诉，她说的大部分话我听不懂，只能通过神情体味着这位母亲的无助和

焦虑。

一天夜里，我在旁边病房走廊里早早躺下了，想早点休息。医院病房的一天从清晨四点左右就开始了，上半夜的睡眠格外重要。

可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声音响了一个多小时，密集的低分贝，气口很少的那种。起来寻找声音的源头，原来是她躺在泡沫睡垫上讲电话，瘦瘦小小的身体蜷缩在那里。

电话对面应该是她的家里人吧，如此长时间地接受着她的唠叨。

我悄悄退回“床位”，什么也没说，让她尽情倾诉吧。

二

那位姐姐是我在颐养中心最常遇到的家属之一，每次看到，她或者在为弟弟擦洗身子，或者在清洗衣物，或者陪着弟弟在长长的走廊中练习走路，再或者是为发烧住院的弟弟来拿饭菜……总是忙忙碌碌，没有停下的时候。

每次擦肩而过，我们都打个招呼，虽是萍水相逢，却面对着共同的人生课题，似乎不需太多语言就可以沟通理解。一个笑脸，一句寒暄，一声叹息，一切尽在不言中，却可能是这一天中的一个温暖慰藉。

一开始我还以为她和弟弟是夫妻俩，跟人感叹他俩真有夫妻相，后来才知是一母同胞的姐弟。不知什么原因，弟弟是单身一人，身体不行了，只有姐姐操劳照顾，来这里，也是弟弟不能自理之后的无奈之举。

国人的传统观念，但凡在家里人还可以坚持，便不愿入住社会护理机构。这位弟弟一开始也是在家独居，后来逐渐不能自理，甚至不知道给自己更换纸尿裤，便来到了离姐姐家很近的这个护理机构。

姐姐跟我说，能让钱遭罪，不让人遭罪，我如果被放躺了，弟弟更没人管了。我连连点头，是啊，只有如此这般，60多岁的姐姐才能兼顾着三代同堂的自家和不能自理的弟弟，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往前走着。

来了，大姐？

来了，你也来了？

来看看，不来在家也惦记啊。

来了就停不下来啊。

是啊是啊，你小心脚下啊大姐。

……

大姐端着一大盆刚给弟弟泡过脚的水，略弓着腰，微微有点发颤，奋力地走在去洗衣间的路上。这里的卧床失能房间里，大多没有卫生间，或许是因为卧床者不需要吧。

端着一大盆洗脚水，这位大姐本来就有点抖的头，此刻抖得更明显了。

60多岁的弟弟躺在病床上，大两岁的小姐姐是照顾的主力军，大五岁的大姐姐半下午来替换小妹，让她再回家忙活。

两位姐姐的家原本在老城区，如今都搬到了远郊的新楼盘，都离得不近，小妹更远一些。

小弟乖，喝点水。

小弟真棒，吃了半个大包子。

怎么了小弟，哪里不舒服吗？

……

只听话音儿，还以为是哪家的大人在哄小孩子。

待看清说话的人，已是白了发，驼了背，步履迟缓！

不幸又幸福的小弟，从小就由两个姐姐抱大，如今依然有姐姐们的关爱可以依靠。

小弟英俊高挑，“躺平”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风采，隔壁床位的老哥赞他帅气，姐姐们很是骄傲。

更令姐姐们骄傲的是小弟的才干，早就就事业有成，远渡重洋到海外发展。

可惜天妒英才，近些年疾病缠身，每况愈下。

人越是脆弱便越是思念故土，弟弟的家人将他送回国，却不能长住。姐姐们再次敞开怀抱，温暖着这位归来的游子。

陪床的家属们总会互相关心一下病人的情况，小姐姐悄悄说，去年回来探亲小弟状态还可以，今年明显不如去年。

送小弟到这家颐养中心，图的是有医疗保障和专业护工，可以尽可能给小弟更好的照护，也可以让她和“70后”的大姐每天有个喘息的机会，否则先倒下的还不知是谁。

这个，每天进出这里看望自家失能亲人的家属们都感同身受。

陪了老父亲大半天，帮着护工大姐将晚饭前后的一应事宜安排妥当，我准备回家了。时节已是天凉好个秋，天色暗得越来越早了，路过那位小弟的病房门口，大姐姐正给小弟喂饭，那身姿被窗外的晚霞映成了剪影。

三

与第一印象中的伶牙俐齿傲慢无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位妹妹的歌声。

那是一个傍晚，妹妹来替换陪护了一整天的姐夫，手脚麻利地给姐姐搞完了睡前全套：清理口腔，吸痰，擦身，洗脸，洗手，泡脚，翻身，拍背……所有的项目都完成了，妹妹把姐姐扶起来，坐在床上，轻轻抱着姐姐的肩，让姐姐把头靠在自己肩头，然后，唱起了一首老歌。我忘记了歌词，也不知道歌名，只记得，那是一首有些年代感的老歌，妹妹边在姐姐耳边唱着，边叫着姐姐的名字，问姐姐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让姐姐跟她一起唱一下。

妹妹的嗓音清脆悦耳，歌声婉转悠扬，姐姐却无法做出回应。她带着鼻饲管和气切套管，头发短短的，软塌着，隐约能看到脑袋一侧有手心大小的塌陷，和缝线的针脚。

妹妹兀自唱着，说着，她很清楚姐姐眼下并不能跟她一起唱歌，可那歌声里有她俩共同的记忆，她只要姐姐听到就好。

歌声响起的那个瞬间，妹妹一次又一次叫着姐姐的名字，让姐姐跟她一起唱歌的无数瞬间，病房里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把一份难得的清静，留给了这对姐妹，把这病房里的感人一幕，牢牢地定格在了心间。

一反之前对她的敬而远之，在我们再一次狭路相逢的时候，我由衷赞叹她对姐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赞美她歌声中流淌的良苦用心，告诉她，她们的姐妹情深多么令人羡慕……

诗歌港

我的思念(外二首)

林启东

走在岁月的边沿
偶遇我遗失的思念
紫蓝色的秋藤
再次爬满了路边的常青树
像月光下的凤尾竹
叩响我热恋的门

你的生命因我而生
也因我而终
走在风雨中的你
漂流的灵魂
你在那里

时光如水潺潺过
一晃又秋天
默然挥手间
看脚下
旧城楼阁依然在
灯火阑珊
无少年

昨日之船

我的快乐是
今日的渔港
湿润的天蓝色手掌
一条名字叫昨日的船
停留在今日的港口
你我支起明日的桅杆
在风雨中相爱取暖

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有风吹起你的裙子
你的黑发像一条河
阻隔了白马

你的快乐是流向远方的河
而我的心是船舱里
相爱的两个人
阳光里两只热舞的蝴蝶
同时堕入你的怀中

夜来了
一弯皎洁的新月
泊在渔港的水面

最好的彼岸

赵一安

每一艘船
都有属于自己的航线
风浪打磨船身
也教会我们稳住船帆
真正的远航
不在于一路扬帆、一路璀璨
而在于看过潮起潮落
历经聚散悲欢
依然守望心中的灯塔
在辽阔的时间之海上
不慌不忙，向着天光
奔向最好的彼岸